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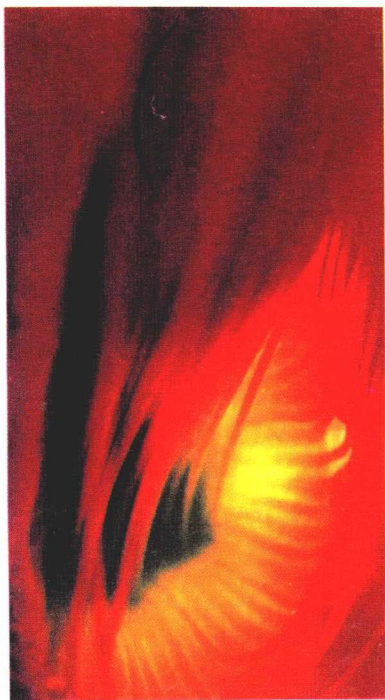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羨林

哀思

陈西滢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哀 思

陈西滢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袁 思 陈西滢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五四”时期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专攻英国文学，并获博士学位，赴德、法游历和研究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英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46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任代表，1966年后退休。其散文作品主要以《西滢闲话》为代表。《西滢闲话》写于1925—1926年之间，是当年《现代评论》周刊专栏发表的杂感性文章，以时评、谈论思想、学术、文艺、人物为主要内容。此书于1928年由新月书店发行，1964年由台北文星书店重印。这些闲话式的散文说理论道、行文评述都以一吐为快，要言不繁，文字晶滢剔透，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

目 录

作者小传	(1)
哀思	(1)
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	(5)
五卅惨案	(9)
中国的精神文明	(13)
清宫	(18)
官气与洋气	(19)
行路难	(20)
妙论	(23)
理由	(25)
“首都革命”与言论自由	(27)
“表功”	(30)
干着急	(33)
“一天星斗”	(37)
模范县与毛厕	(39)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42)
开铺子主义	(46)
南京	(50)

多数与少数	(52)
智识阶级	(55)
著书与教书	(58)
放假	(61)
捏住鼻子说话	(63)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65)
吃饭与火并	(70)
文章与饭碗	(73)
版权论	(75)
文艺出版物	(78)
剽窃与抄袭	(80)
中国报纸的外闻	(86)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89)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91)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96)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102)
刘叔和	(104)
吴稚晖先生	(111)

哀思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的时候，我也杂在鹄立道旁的数万人中瞻望。我听了那沉雄的军乐，看了那在微风中飘荡着的白幡，和在幡下走着的无组织，无秩序，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臂上系着黑纱，胸前戴着一枝白纸花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大多数是少年人们——我已经觉得心中一阵酸痛，眼泪便涌到眼眶子里了。

我想到我只见过孙先生两面，也是在民众对他表示他们的景仰的时候，不过那两次是欢迎，这一次却是哀悼了。

在民国没有成立以前，孙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就是民国已经成立，那时的神话传说还并不减它们的势力。我还记得有一个冬烘先生在民国元年找吴稚晖先生求事——并且要在孙先生的临时政府里求一事——他说，他早就知道孙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孙先生乔装了一个施药郎中率了一只黑狗到常熟，被人识穿了。知县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拿他。他们把孙先生团团围住了，孙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气，脚下便生了一朵白云，腾空而起，一直飞到上海跑

马厅，才落下来。这是他亲眼看见的。

那时我初进中学校，听了这种话，还不懂得笑，只觉着生气。可是我所知道的孙先生其实也模模糊糊的，只不过靠着些报纸上的照像和不大可靠的记载。此外吴先生那时有几句话，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觉到孙先生的伟大的人格。他说，革命党得了志，他们的面目全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没有染着一些官僚习气的，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他又常说，孙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许多曾经在患难时背弃他的，现在来了，他仍旧一视同仁的看待他们。

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孙先生，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孙先生下野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下午特别到沪宁车站去，到时车站里面已经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那时弱小无力的我再也没有方法可以进门。我只好立在车站外的道旁人中等待着。在听见了欢迎声和军乐声的多少时以后，我便见几辆汽车慢慢的从车站出来；为首的一辆中，坐着一个穿着很整齐的西服的人，他的温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头发，八字须子，一望而知是孙中山先生。他举起了高顶的丝帽，面上微微露着温蔼可亲的笑容，可是不几秒钟便过去了。

我第二次看见孙先生便在第一次的后几天。上海新舞台特别演一晚戏，欢迎孙先生。那天楼上送人。楼下还是卖座，我那晚跟了吴先生，也坐在一个侧面的包厢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孙先生走进他的中间包厢的时候，楼上楼下的人都站了起来，戏台后的演员，有的化装已

完，有的还没有化装，有的化装方一半，也都出来立在舞台上；他们首先举起帽子，呼万岁，楼上楼下的人都应和着，把我的眼泪都止抑不止的叫出来了。

我还记得那天演的是《波兰亡国恨》。可是我的眼光大约在戏台上的时候，还没有在中座包厢的时候多罢。大约因为觉察着我如此，所以吴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来向孙先生的包厢走去，我见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厢的后面便立住了。我起先以为他同孙先生说话去呢，此时知道是让我就近处看看他。我就立在那里，一直到孙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厢中只坐着两个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眼光直注在戏台上。他的秀美的面容，优闲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一个书生政治家来，政治家像孙先生这样的有气魄而无架子的，我到欧洲以后还偶然见过，在中国可以说没有。

孙先生身后站立的人渐渐的多了，他走的时候，已经立满的是人。他见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声音我还是没有听见过。

孙先生灵柩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正回想着民国元年的记忆。四周的人一挤，把我挤醒了。我正见八九个孙先生的老朋友，老党员，抬着灵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我在人丛中挤了出来，归途想到我所见的都是下台时的孙先生。民国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台，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的舞台，并且是下人生的舞台了——世界不是一个舞台么？相隔十余年，

每次下台，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欢迎着或是哀悼着，孙先生之外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魔力？孙先生在国人心中的势力是怎样来的呢？我想，与其说因他的功业，还不如说因他的伟大的人格罢？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今天孙中山先生移灵到西山去，丧仪似乎比上一次有纪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虽然整齐些，他们的态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严重了。

我们站在路旁，只见一队一队的青年过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嘻嘻！”

打倒封建军阀，嘻嘻！

中山主义万岁，嘻嘻！

这“嘻嘻”两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读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见”字，不是“听”字，大约不会说我是诬蔑他们罢？因为那些高声呼号的青年们，实在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他们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很好玩的，所以高兴的笑着，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讪的笑着，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送殓，送一个他们最崇拜，最景仰的伟人的殓。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殓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觉得难受的是看见许多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也在把这四五句口头禅高声的叫着，他们的笑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本不懂得他们叫的是什么。可是为什么教他们这样的叫呢？

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彻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彻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宗教信仰灌输小孩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智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

萧伯纳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经了年月，换了地点，也免不了修改，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金科玉律呢？

他们的呼号，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主义，同时也联想到英国有两位大文豪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我们恢复考试制度，一位还希望恢复弹劾制度。

1921年6、7月间我同章行严先生见过几位英国政治思想家，里面有一位是小说家威尔思 H. G. Wells，—

位是戏剧家萧伯纳 C. B. Shaw。

坐在他乡间园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威尔思这样的说：

“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自然恢复的时候，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

他又说：他自己正想写一本书，叫《人的选择》。什么人最配干什么事，什么事需要什么人，一定有一种选择方法。选工业专家有工业专家的选法，选学校教师有学校教师的选法。他说这本书在小说之外，当最先出版。可是四年来他又写于好几本书，这一本还没有出现。

称赞弹劾制度的也是威尔思，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

萧伯纳说的更有味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得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是瞎说。人民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并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可靠的试验方法来。”

威尔思与萧伯纳，虽然以小说家戏剧家出名，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贡献。他们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于民主政治，非常的怀疑，可是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法来。威尔思说过：“只要有十分钟的工夫，我们便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的主义，不消五分钟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这句话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态度。考试制度和弹劾制度也许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至少他们以为在中国是值得试验一下的。不过在他们是“姑妄言之”，在我们也是“姑妄听之”，偶然想到，翻开日记本，译述于此。我并不说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权和弹劾权，经过他们不约而同的赞成，增进了多少价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须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应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孙先生的这句话，是应当时刻记在心上的。

五卅惨案

上海惨杀事件的真相，虽然经包办世界新闻的英日通讯社的粉刷和曲解，究竟还是暴露于全世界了。各国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于本月六日从柏林来电（见本月十日晨报），声明“与中国国民持一致反抗之态度，”并且“愿在言论以外，从行为上实行吾人对中国之援助。”他们的话，说得非常的激昂！“中国人民之敌，亦即吾人之敌；中国人民之战争，亦即吾人之战争；中国人民之胜利，亦即吾人之胜利。”

这个会“代表五百万之各种知识界劳动者”，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法国是 Henri Barbusse，英国是 Bernard Shaw，美国是 Upton Sinclair，德国是 Clara Zetkin，瑞士是 Prof Forel，都是各国极有名的著述揭。这些人几年前组织了一个国际知识阶级反抗战争，主持和平及人道的结合，叫光明社 Clarte，现在的这个“国际工人后援会”也许就是由光明社蜕变得来的。

我们久就知道，世界各国——连英日在内——的劳动者，不论精神的还是腕力的，一定会对吾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世界各国的主持人道与正谊〔义〕者，一定会

不满意于英日兵警的惨杀，只要他们明了事实的真相。罗素常说，他极愿意代中国人说话，只要有人供给他说的材料。觉得同样困难的西人实在有不少人。他们明明知道中国受了委屈，但是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一方面来的，他们不能据理力争，最多只好在那一方面的报告中挑几个破绽罢了，他们那些富于同情的知识阶级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目前的工作，国内的运动固然重要，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对于抱侵略主义用侵略手段的英国人，日本人，固然应当竭力反抗，对于主持和平，自由，正谊〔义〕，人道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日本人，也应当竭力的联络。后一种的工作现在也有人在做了。好几个团体——如北京大学，北京留英回国的教授，北京各校学生等——都有报告真相的电报到国外去。

这不过是第一步，事实的真相不是一两个电报所能说得尽的，消息的供给是应当源源不绝的有继续的。我们因此很后悔四年前同罗素先生等所讨论的互相交换新闻的组织没有成功。可是；我们希望现在有人起来组织这样的结合，把所有的材料都供给到各国去。

上海现在已经差不多达到总罢工的程度了。他处人民目前的大急务，自然就是设法援及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同情的罢工和罢市是没有实用的，虽然我们极赞成全国能够在同一日罢工，罢市，罢课一天。这样的表示，如果全国能够实行，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极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